

潮头品茗

驻足时光,宽窄读你

■（四川）王秀芬

剪一段时光,驻足。
和煦的阳光,闲洒在宽窄巷子那些零星分布的事物上。
说宽窄巷子宽,是它包容的东西很多。抬头看见头顶的天空,是宽。低头有地的融合,是宽。也有相对于旁边的窄巷子而言,它是宽。
说它窄,是因它的延伸,平平仄仄,宽窄如意成一条巷子。
说它不静,是因它每天都数落着游人的足迹。

说它静,是因它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高矮墙内外,富庶中伴着一些参天的大树,繁茂的枝叶牵着老墙,把宽窄巷子围了个正着。
当然,当你走过一段石板路时,在刚刚好的地方有通往闹市的门,偶尔几声声音没被管住,偷偷溜进来打望。门的一开一合成了喧嚣与宁静的中介词。都市的热情全被它们隔绝瓦解,不信,你来听。
某个季节,你我行于巷子之间。不经意抬头,你会发现阁楼木窗口,时不时挤出一串串藤萝,且挂着重。又尤其是长势不错的多肉,像饱乳的婴孩,小脸上还泛着酡红,又像贵妃醉酒,卧在瓷器盆中。
挨着它们的蔷薇和绿意,不是中规中矩的排列,让人突想恣意生长,顺其自然这些词语来。不时,也会遇见不加粉饰的女子,裙角拖着慢悠悠的步子,在木廊之间,金莲藏于你我的想象,而完美。

春天来了,寒冷会在沉默中消失。大地解冻,色彩从空中飘落,雨水摇醒一湖沉寂。到那时,住在城市背后的我,穿过冷清的月色,走上通向南北的高架线。
在立交桥上,我才发现自己几十年来,从未远离这个城市。
城市的模样清晰起来,一个古老的镇子成长壮大在时代的履足中,美丽、时尚。建筑群高耸在我的视野里,记忆被隔离,时间的岸越来越模糊,逐渐走远。在空寂中亲近不了了一草一木,阴影游移着,我撞见了曾经的故事,彼此依靠着的感觉,终究被流年风化消蚀,不留一丝痕迹。像冬天的原野,焚烧之后,地上的生灵躯壳无一例外地死去。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伸手触碰,远了。它在暗示我什么呢?内心的空旷,还是往事的灰飞烟灭?
我在家乡的田埂上也曾邂逅过流星的坠落。而二十年以后,它竟然出现在这个城市

微小说

眼前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杨总举起酒杯:“我代表本公司对我们的营运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干!干!”又是一杯白酒入肚,顿时杨总便觉得小腹一阵疼痛。朦胧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胃实在不行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刚进家门,妻子的埋怨就像机关枪似的猛扫过来:“又上哪儿灌的猫尿?我劝你多少次了,让你少喝酒,少喝酒,你就是不听。你呀干脆到酒厂去工作算了!”面对怒容满面的妻子,杨总踉踉跄跄凑上前:“亲爱的,你别生气,我也是身不由己啊!”他喷着酒气诉起苦来:“其实我早就想戒酒。唉,可惜没办法。上面来检查,来洽谈业务的还有公安、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这些人要招待应酬啊。哎,如今钱啊不好赚哦。”妻

我想,若逢一场烟雨,握一场旧戏,在这巷子谁还会凝眸空寂?
如果我是他,会不会想起一双酥手,饮一杯情愁。想起那一把羽扇下,那樱桃唇的香啊,难道你还心伤腹瘦?
这时,隔壁传来丝竹箫声,不知是谁觅了文笔之宝,不急不慢画对影,图吐缱绻风雨,牵袖,同舟。丝竹声,装着伊人温柔,依旧为君留。

迈开步子,相宜而落脚。与墙形影不离的那些老树上,爬满皱纹的丫枝,有时候也生生地抢着去墙外探春。还没有等到一个季节,他们如爆豆般的情话、青绿,统统被摁进窗棂。
随着风,微微荡起爱你如莲的高洁来。花香不是楼宇才有,悠长悠长的石板路也不会被忽略浸润。在没有任何防备之时,它们如东突西奔的马驹,情愫在宽宽窄窄中东撞西撞。那些旧事,或说是历史的足音,唧唧得地奔腾在时光的宽窄里。
这里的外与内,动与静,古与今,被细细密密雕琢之后,温润了东坡散发卧熟,寝至天明的闲淡,好不好?
冬雪的季节,如若你我皆为幸运的宠儿,可否遇一场盛大的洁白。
暖阳之下,梅的疏影流泻,让人顿生欢喜。长青的老树,仍不减韶华,更多的是彰显了它们在岁月中的从容和苍劲。
这时,南腔北调中五颜六色的着装呼之

等待春天

■（江苏）王茵芬

的上空,常常会在梦中登上高处触摸它,惊愕之间徒然醒来,它是一道幻影,罩住了一颗骚动的心。这样的境遇,显现出我那个年月的梦想,抑或热情、欢乐、担忧、失望……它们堆砌成一条人生的甬道,延伸在现实世界的每个路口,我奔跑着,思想闪烁,意识朦胧。
我身体里占据着许多梦幻,在城市的边缘若隐若现,幻化成一块多棱的水晶,在暗夜里绽放异彩。这样的水晶,在某个记忆的缺口里打碎,仿佛天空骤然落下的雨点,仓促得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翻过这人生的一页。
黯然的一页,也是精彩的一页,故事里的

欲出,沉寂与欢欣一并唤醒,让你备感情趣的是,透射下来的光线,似支支画笔,把脚步与树影泼墨成一道美丽的动图。巷子的这头到那头,有几棵梅花树。
走近梅花树,如果与她并肩矗立,不怕你有多么阴鸷的手段,或者持久的倾轧,统统的都会被一股傲气劈得七零八落。在一场惊喜的洁白之下,举着红色的花朵在寒风中言语,温暖四溢。
几份恬静梳理着沧桑,风雨过往更会让你对它刮目相待。不由想起生命的旅途那些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励句。由此,不得不带你走进历史的画卷去想探个究竟。
赋予灵气的,是天地的结合,是宽与窄,与井平行排列的青黛砖瓦的仿古四合院落里陈列的故事。
去过广州的八旗博物馆,许我孤陋寡闻,或者是忘记,一些历史是否与它有关。
小资情调慢生活区,西式餐饮,轻便餐饮,咖啡,艺术休闲,它们都有。还有老成都的情景再现,那川西坝子里的炊烟,那一些房屋延续了清代川西民居风格。一说起它们,从那里经过的乡民,定会旧情复发。你不妨去触碰一下汉堡的声音。
成为成都名片的你,如果你信步每个地方,它们都承载着一段不同的故事,于宽窄之间,深深浅浅之处。细节决定的内涵,由南腔北调去看、去聆听,是最好不过。
在光阴深处,不期许霞光璀璨,只愿剪一段时光,驻足读你。好比温暖的你,走进我的生命,于素笺泼墨染纸,弹江山一幅宽窄如意,明媚的画。

人和事,在经历了曲折、高潮、结局的情节之后,渐行渐远,梦遗落在轮回的四季。偶然的相遇也是必然的道别。在转身之际,那些触手可摸的东西,一并被时间带走,久而久之,在心里变成一个荒芜之地。假如,在某天梦见一些景象,那也是被世界隔离开来的一桩前尘往事。
我的世界,常常是一个人的世界,包括我的梦。居住在这城市里,喧嘩不绝,我掩耳前行,在腰酸背痛中带着细微的梦想穿过每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内心依然为城市改造后的新鲜面貌欣慰着,动人的风景将过去的痛苦遮掩。低首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从嘈杂中脱离出来,仿佛走上城外的山径,空寂中只有光秃秃的树身,暗淡在那里。暮色四合,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一只手,正翻过那沧桑的一页,另一只手握笔写下:我在天桥上,等待春天临门,不再做梦。

杨总望了望这张门诊化验单,胃部和腹部又疼痛起来了,看着妻子怒容未消的脸说:“好!我豁出去了。戒酒,我戒酒!”
一声催促的彩铃声,杨总的手机响了。杨总腾出一只捂着胃的手,从口袋掏出手机,里面传出办公室主任邹的声音:“喂,您好!杨总,上面通知说,全市开展运输行业先进单位评选活动,老吴是这次来我们公司评选团的团长,明天上午来公司检查。”杨总一下子蔫了,腹部的疼痛更加剧烈,头上渗出了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只见他有无气无力地对手机里的邹主任说:“请与国际大酒店餐饮部王经理联系一下,明天中午和晚上各准备四桌酒席,全部带有打搅蛋的桌子,并且让酒店准备点好烟好酒”……

你在闰国,我在琳居,
这琳居,孤寂的,让我痴狂。

老桥是秋风的归宿,
雨水是青苔的新娘;
而你的曼舞,你的霓裳,
你是我三千弱水中的一瓢,一瓢渴望

我想和你一样,在风中,在雨中。
又或飞凌在池中,引来鱼的仰望;
但我,只是池中的鱼,
你与我之间,至少隔着折射的暮光。
那暮光,让我看见金黄的一片。

带你去看看。”说着,小松鼠带我来到一条小河旁:“你看,这里的河水原来清澈无比,对面的山上绿树成荫,而现在呢?水变成了黑水,山也光秃秃的,一阵风吹过,垃圾满天飞,我的家也早已不知在何方了。”说完,小松鼠流下伤心的泪水。“别哭,小松鼠,对不起,我们错了,以后我们再也不乱扔垃圾,乱伐树木了,我会把这里的垃圾都捡干净,还你一个明亮的家园。”

天渐渐暗了下来,小松鼠的家也被我打扫干净了,可马丁在哪儿呢?我怎么才能回到我的家?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孩子,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希望你以后也要爱护环境,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去吧!”
刚说完,我发现我已回到了公园,还是坐在那把长椅上,看着手中的垃圾袋,我若有所思,站起来,轻轻地把它丢进了垃圾箱……

潮头拾贝

1
在你的东门口,我从陌生
走进熟悉。该有这么一座小山
是狮子不是山,一树桃花
开成我的大学。
我在那里抽烟、酗酒、骂仙人
披一头长发,发酒疯
在茶馆的椅子上
做了不少春梦。桃花谢了几回
我的初恋就失败几回

2
至今仍记得,那年
你穿一件樱桃红的衬衫
一只小蜜蜂,在你的胸口走动
采下的甜味,阳光一样的稠
我多想亲口尝一尝。
那时也下雨,一朵桃花是雨伞
把我梦中的女生
送进了别人的桃红柳绿
而我还伫立在,
1989年的春天,愣愣地发呆

3
东门的桥,躺在锦江的小腹
闲得无事。只有九眼桥
在追赶秋天。
桥头的岁月,如我们的谈话:
自由、局限,庸俗的美学
在茶水里晃动。
漫长的三角恋,如一枝三角梅
被江水浸泡越淡
精神阳痿,比生上和泪水还廉价
想到这些的时候,
一个遁入地铁口的穷孩子
在披头散发的哲学里
打捞潦倒的肉身

4
重上望江楼,你幡然醒悟
逃避和背叛,都不是一种选择
登高无关望远,但可以看见
距离,让缠绵远去
几只凄厉的白鹤,带走诗人的悲欢
一杯酒,仿佛一口孤井
盛不下万古闲愁。
竹林深处,落叶无奈
一切绝望的生活,都随江河日下

5
在你的西门口,有一间草屋
草屋不是秋风的寓所
但一个落魄的诗人
秋风却是他,最大的收获
如果不是秋风,
把粮食,辣椒和花椒
送到他的书房,陈麻婆家的豆腐
用草堂的鸟语,最终也是
无法做出来的

6
西门口的风,是不是西风
都不影响,古蜀的酒旗扬在桥头
当西风送走最后一位仙人
剩下的美酒,就成了多余的春药
是的,过了送仙桥,
所有的离愁,都不过是
一种苍白的事物
就像青羊宫的灯,还无力地亮着

7
此时天气晴好,梅花初开
五天之后,开在墙头的芙蓉
会告诉你的归期
浣花溪涨水,船夫在等待
你的行囊,空无一物
我已为你准备好,千年的积雪
足够你在辽阔的夏天
拥有一片深海

8
南门的稻田,被近慈寺的僧人们
当成福田广种。但好景不长
就像花开二十四番
把栀子花别在头上的姑娘
毕业就去了南方
南方的一场雨,淋湿了她一生的路
我用一块土布,怎么能挡住?
雪花膏一样的光芒
我用时间的钥匙,再次打开
你的秋天。风声过处
你的秋水,好蓝!好蓝!
蓝得几乎接近死亡

9
在你的南门,武侯祠是呛死的黄鱼
被无情地流走。它不在乎
谁是真心的英雄
英雄就是出师未捷的一滴泪
掉进历史的长河
丝毫触摸不到一点温度
在冬天,这个城市的皮肤冰凉
唯有火锅给予我温度
除了辣,就是麻。但再怎么麻
也麻不倒外人

10
南门没有什么了不起,坐北向南
只是一种态度
比如立交桥上,每天都在
关注过往的表情
天晴,眉开眼笑;下雨

成都,成都

■（四川）李永才

雾失楼台。如果车速太快,
小心红灯熄火。
南门的楼宇,表情越来越复杂
你说机器,它就冷如冰霜;
你说智能,它就私下里偷懒耍滑
仿佛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
让我欲罢不能

11
北门的火车站,是上帝的子宫
半日怀胎,不无意就分娩出
一大群男人和女人
这些突如其来的思想和言行
让我的生活无所适从
我从汽笛的尖叫中逃出
将自己的绣花枕头,种在城市的屋顶
与远处的阳光纠缠在一起
自由地遐想,就像一个纺织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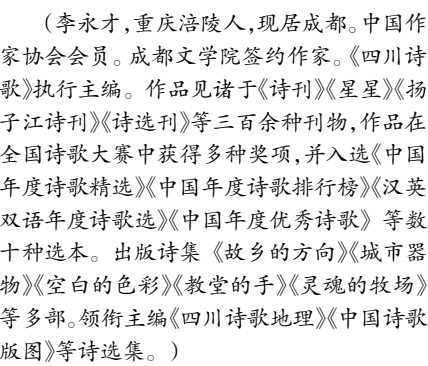
12
我记得那个女工,年龄和我相仿
听说我来了,在厂门口
插了一朵蜀绣
插在领口,而左口袋里
一粒水果糖,让她差点忘记了
母亲的叮嘱。其实咖啡馆的黄油
更有良木缘的味道
徘徊于心的姑娘
早已识破了我的骗局
陈迷句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
我在北门口搭一张方桌
让两杯咖啡,表述各自的阴谋

13
在这里,那些囿于高尚的影子
像啤酒杯里的泡沫
被预言,颂词和幼稚的童话
送进城市的体内
在时间和存在里,琴台无路
卓姓家的女子
早已和月光一起私奔
午夜时分,赤裸的街头风情万种
无需多余的遮羞布

14
不东不西的宽窄巷,处处散布着
书院、茶铺和淫耳的声音
木刻式的酒吧
像曾经的御河,流淌着清凉的果汁
在这里,那些失散多年的
正黄旗兄弟,是否还安然如初?
都说这里,比存在主义还诗意
可在长满青苔的瓦檐里
我并没有找到
萨特和策兰的影子。更未发现
海德格尔的小木屋

15
蜀人的天下,不过一个广场
其中挤满了瓷片、面具
阴晴不定的天空
一个老人,仍在关心
神鸟的表情和尘世的低语
天府之上,适宜于随风而来的
一场好雨。美丽的风
在延伸。人民的路也在延伸
像一条红湿的裙子
穿过锦城的细腰,越伸越远
夏天,已被凉风吹走
谁还在午夜的广场上,游荡?

（李永才,重庆涪陵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诗歌》执行主编。作品见诸于《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选刊》等三百余种刊物,作品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多种奖项,并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汉英双语年度诗歌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数十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等多部。领衔主编《四川诗歌地理》《中国诗歌版图》等诗选集。）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我不知道为什么,银杏叶,
你总是在一年最美的时候——
纷飞,凋谢,遍地金黄。
飘零,留下了凄美的一瞬。

秋风起了,你飒飒作响,
悄悄地盘旋;
雨妒你的美,淅淅沥沥拍打你,

催促你停止,停止张扬。

我无声地叹息,
叹息你的舞蹈,只是美好的终结。
任暴风雨来得猛烈,
你是我的一把黄伞,永远激荡。

但是我不需要伞,因为我一直在雨中;

我和马丁的故事

■ 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二部六年级四班 付宇峰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正悠闲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吃零食。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晕眩,仿佛自己正骑在一只鹅身上,在空中飞。我越飞越发现这只鹅很眼熟,哦!这不是《尼尔斯骑鹅历险记》里的大公鹅——马丁吗?正当我开心之际,前方一声巨响:“快飞离这里,马丁!”不等我喊完,一阵大风刮过,我们都飞起来了。

一阵晕眩过后,我清醒过来,但身体晃晃悠悠的。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一片草丛里,而马丁却不在我的身边了,“马丁——”我大声呼叫,却没有任何回音。我要去寻找马

丁。穿过草丛,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为什么这里杂草丛生、遍地垃圾?记忆中的山清水秀、清新空气哪去了?不行,太臭了,我决定不忙寻找马丁,先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我走到一个薯片袋子旁,正要捡起它,一只小松鼠飞快地窜出来,吓了一跳:“小松鼠,你怎么在垃圾袋里?”我轻声问道。“明知故问”,小松鼠翻着白眼说,“还不是你们乱伐树木,乱扔垃圾,我们的家被你们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只能四处为家,四处觅食呀!”“啊?我们对你们的伤害有那么大?我才不信呢!不信?走,我